

槐园

李树明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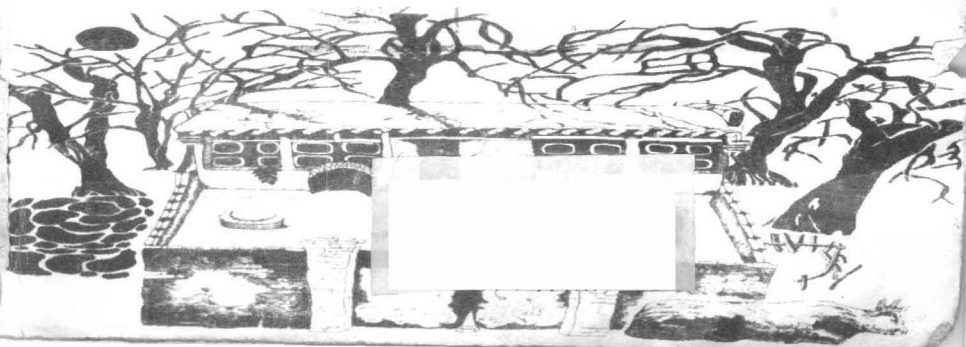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槐园

李树明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槐园/李树明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0.9

ISBN 7-80094-937-0

I. 槐…

II. 李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00043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)

邮编:100021

北京市昌平西贯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25 字数 243 千字 插页 2

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定价:19.80 元



作者像

槐 园

李树旺

端午小长假要回槐园了，槐园里的老柳树果然死了。

最先发现老柳树死去的不显传达老杨，而是老米。宿休后的老米口舌声，是要回归自然得大自在的，所以就耕完了日落而息，日出而作，虽说并没有做到日落了就睡去，却日出而作却是毫厘不爽的。老米每日起床后，先是站在天井里打呵欠的，呵欠是长长的，双膝往前伸出交与地举，身子侧后仰去，嘴就愈张愈大，闭了双目

作者手迹

端木小雪要回槐园了，槐园里的百年老柳树突然死了。

最先发现老柳树死去的不是传达老杨，而是老米。离休后的老米口口声声说要回归自然得大自在的，所以就讲究了日落而息，日出而作。他虽说并没有做到日落了就睡去，那日出而作却是毫厘不爽的。老米每日起床后，先是站在天井里打呵欠的。呵欠是长长的。他双臂往前伸出，高高地举，身子向后仰去，嘴就愈张愈大，闭了双目的脸由红憋到了紫，眼看就要断气儿了，眼看着腰后折得就要断去了，猛地一个“阿嚏！”身子忽悠弯了过来，吓得树上的麻雀一个个惊惊慌慌扑扑棱棱地蹿起，那轮红日终于嘣地一声挣断了粘连的地平线，开始了光芒四射。老米便抹一把憋出的眼泪和鼻涕口水，溜溜达达地开始了一天的生活，那得意的神情好像太阳是他一个喷嚏打出来的。可是，这日的老米却被泡尿憋起，懵懵懂懂地不往天井里撒，偏偏提了裤子日日地朝厕所跑，没到厕所就急得跺着脚掏出股长长的尿来，叉开腿扭头看着，一摇一摇地进了厕所，撒下了一路弯弯曲曲。老米闭着眼把最后一半的尿水在厕所里撒完，打了个颤儿，睁开眼系着裤子跷起双足瞒着墙头往外一看：太阳还没出来！心里就悔恨起来，两年多的修为竟被这泡臊尿破坏了！便我操

我操地暗骂了几句，低了头一脚一脚狠狠地踩着蛇行的尿水走出来。踩完了尿水又信步溜达，猛然觉得脚下沙沙啦啦厚厚的软软的，低头看去，满地竟铺了层枯黄的柳树叶子，心里好生纳闷了番，忽地一个激灵抬头看，见头顶上老柳树的叶子居然落了个光光净净！干干硬硬的枝枝杈杈在空里乱蓬蓬地扎煞着，垂着的柳线一丝儿一丝儿地在晨风里僵僵摇曳，发出铮儿铮儿的哀鸣。老米仰着头木木地呆看，嘴张得老大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低下头来，面朝了老柳树弯下腰，双手扶住腿大哭：“啊哈哈……老柳树死了……槐园的精神死了……”哭过这声，身子就软软地往下蹲，两手抱了头夹在双腿中间，一阵阵剧烈颤抖。

听到老米的哭声，传达老杨才条件反射似的从床上弹起，一个脚子咚地跳下来，拖了床头上的桃木棍子，哐地拉开门蹿到了传达室台阶外，弯着腰揉揉眼看看，再揉揉再看看，雾蒙蒙的晨光里还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就见老米噉地一声从地上蹦了起来，一手指着身后的老柳树，一手抹着泪哭道：“啊哈哈……老柳树死了……槐园的精神死了……”老杨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心里咯噔一声，看一眼老柳树看一眼老米，大大的嘴张成了个黑窟窿，手中的桃木棍子啪地掉在地上了。待了好大会儿，老杨才喊：“米老师，米老师！你先看护着，俺这就去报告。”说着拾起棍子返身进了传达室，匆忙中哆哆嗦嗦穿了衣服，敞开着怀露出条条肋骨扑沓扑沓沿着学校的甬路往北跑，跑到总务处向解放主任家门前，咚咚咚地擂着铁门叫：“向主任，向主任！”听到向解放的儿媳妇翠翠吵了声：“谁在叫魂？！”老杨才停了喊叫，搓着双手转着圈儿在门外等。等了有个工夫，向解放终于一边问着一

边唧唧唧地来开院门，老杨就在门外叽叽咕咕地说了起来。向解放开了院门也就听明白了是什么事，皱着眉头疑惑疑惑地问老杨：“怎么就突然死了？”老杨的脸还没变过色来，唉地叹口气，说：“谁说不是来？”向解放冷下脸来说了声：“走！”便领了老杨急急火火地往分管行政的副校长贾奇宝家去了。贾奇宝正在天井里抬腿挪胳膊地晨练，听着向解放的汇报渐渐地停了手脚，很不耐烦地斜楞了向解放一眼，说：“慌什么慌，不就是死了棵树吗？”然后朝东面邻院喊：“王校长！”王好元校长正在那边扑哧扑哧地洗脸，隔了墙擦着脸上的水说：“老贾……咋？老柳树……走，咱得去看看……”声音里带了些紧张张。

王好元、贾奇宝等来到前院，老柳树下早早地围了圈人，一个个脸上惊惊怪怪，嘁嘁喳喳地小声说着话，还有的踢踢踏踏往这里跑着。见领导来了，都自觉地闪出道夹缝，王好元和贾奇宝就进去了，向解放也紧跟了进去。王好元默默地围着树转了一圈儿，伸手啪啪地拍拍树仰起头看，自言自语：“真怪了，真怪了……”贾奇宝一直抬头看树，一只脚不紧不慢地划拉起了一堆树叶儿，扑扑地跺跺粘在鞋面上的柳叶儿，说：“也没有什么怪，大概是雨水大泡煞了吧。”说完，双手抹了腰看向解放，向解放忙说：“就是。”有人就在外面叽叽咕咕说，前年雨水还大怎么就没泡煞？有人马上赞同，随之乱哄哄地议论起来，一个个抹着脸上的汗在朝阳里争红了脖子。

向解放的婆娘曹梅黄黄的脸瘦瘦的身子从人堆里挤了进来，眨巴着眼皮一眼一眼地看树，嘴张张要说什么却又闭上了，两唇就抖动起来，咔咔地打牙巴骨儿，双目呆直了，

忽然嗷地锐叫一声扑来，噌噌噌敏捷如猴地攀上了树。人群哄地往后一闪，惊魂未定地抬头看时，曹梅已盘坐于高高的树丫间，拍着巴掌尖细了嗓哈哈地仰头锐笑，没了人声。众人啊呀呀地惊叫着吓白了脸，仰了面张着嘴不知说啥是好。向解放缓过神来，惊悸悸地叫：“曹梅，梅……”曹梅没听到似的依然拍着巴掌笑，笑得浑身打颤儿。贾奇宝也仰了头，叫：“老曹，你咋了咋了?!”有人说：“这大概是上邪了，快去叫端木大山！端木大山是会治邪的。”那时，端木就在人群里站着，忙说了声：“我在这。”就扭头吩咐身边的青年教师牛汉儒去搬梯子。牛汉儒说不用搬梯子他会爬树的，说着挤过来抱住树，手脚并用地上爬，爬到半腰突然哧地一声，紧绷绷的牛仔裤就挣开了裤子裆。牛汉儒就出溜一声从树上滑了下来，咕咚跌了个屁股蹲儿。虽说里面还穿着小裤头儿并没有漏出什么，但牛汉儒还是满脸通红地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手紧紧地攥了屁股上的裂缝，一手拨着人群往外挤。教师方厚朴和秘书姚海已抬了梯子呼哧呼哧大汗淋漓地跑来，叫着闪开闪开把梯子抬进来，沿老柳树竖起，端木就双手扶着梯子仰着头要抬脚踩上去，一只脚还触着地，另只脚刚刚蹬上，就见曹梅又嗷地一个锐叫，从树丫上呼地腾了空，双手握住把长长的柳条，团了身子悬空打起了秋千，忽悠一个打过来，忽悠一个打过去，人们哎呀哎呀地惊叫着束手无策，有的急得抻着脖子直跺脚。贾奇宝的老婆周丽花脸黄蜡蜡地吓晕了过去，幸亏被周围的人扶住才没跌到。贾奇宝忙跑过去抱住她丽花丽花地叫着，用指甲狠掐了人中，周丽花才长长地缓上了口气儿，睁开眼还是啊呀呀地惊叫。

曹梅依然笑着打秋千，打着打着，突然双脚猛蹬一根粗

枝，日地声往北面悠了过去，团起的身子划了道力弧轻轻地抛落在房脊上。曹梅在房脊上一会儿行走如飞，一会儿腾挪翻滚跳跃，忽然打了一个高高的跟头犬坐其上，双臂如兽的前腿在胸前捌悠着，怪叫：“贾奇宝你好狠心呀！俺一家人在学校仓库里过得日子好好的，和你是井水不犯河水的。可是，你为啥派了你的狗腿子向解放轰俺走？轰走就轰走吧，还乱棍砸死了俺一个孩子……又是扒皮又是吃肉又是……你好狠毒啊！仓库里的东西哪去了？！别人不知俺可清楚，你一点一点让向解放往外倒腾，卖的卖送人的送人，槐园的万贯家产就让你弄光了。你还贼喊捉贼地报了派出所来查……还有还有……”众人嗡地一声扭了头看贾奇宝。贾奇宝家昨天刚刚扒了一只黄鼠狼的皮子，这是好多人都知道的。贾奇宝的脸唰地白了又唰地青了，也不扶他婆娘了，喷着满嘴的唾沫星子，气极败坏地瞪了眼，指着向解放叫：“……解放解放！你看你看……快弄下来弄下来……你这老婆胡吡些啥……”王好元也吩咐人快搬梯子把老曹从屋上弄下来，向解放慌慌地与人抬着梯子去房檐根儿架。梯子还没架稳，曹梅又噉地一声尖叫，屈了双腿两臂伸前飞扑下来，吧嗒落在了她儿媳翠翠的脚前。翠翠没害怕，身后的人却吓得哄地一声靠边儿闪去。曹梅蹲着的身子猛地朝前一拱，双手在空中抓了把，翠翠这才将身子往边一闪，曹梅就咕咚一声趴倒在地上了。人们纷纷围上叫着喊着，向解放抢过去，在几个人的帮助下才浑身哆嗦着把曹梅抱在怀里。曹梅紧闭牙关四肢冰凉，黄表纸般的一张脸昏迷着。向解放又是摇又是叫，又是狠狠掐了人中不松手，手忙脚乱了好长时间，曹梅才哎呀一声忽地睁开了眼，长长地喘了口气，豆大的汗珠子咕噜噜地

从额头上往下滚，眨巴眨巴眼皮儿迷迷糊糊地问：“俺咋了？”忽地从向解放的怀中坐起，脸腾地红了。儿媳翠翠一直袖手旁观，咕哝了声：“装疯卖傻！”扭头而去了。有的人很有些内容地看着往外走的翠翠，有的人就说着没事了没事了，有的往回走，有的还是站着看树。方厚朴没有立刻走，转悠着到处找老米，却不见老米的影子，见人都离去了，才去问传达老杨。老杨蹲在传达室门口的台阶上，捧着腮愣愣地瞅老柳树。厚朴问：“杨师傅，见没见米老师？”传达老杨不答应，厚朴又问了一句，还是不答应，上前弯下腰戳了老杨的肩一指头，老杨才往屋里努了努嘴。厚朴忙钻进屋里，见老米早四仰八叉地呼呼睡在老杨的床上了。

早晨发生在槐园中学的这些事，分管业务的副校长柳子是一点也不知晓的，柳子是想趁了这暑假的空闲，把他那几年都没有写完的很是煽情的《槐园兴衰史》完成，一则是想煽起人们再兴槐园昔日辉煌的热情，二来是了却他们柳家的一点小小的私愿，让世人知道他们柳家是积善的人家。

槐园是他们柳家建起的，那株记载了槐园沧桑岁月的老柳树，还是柳子的太爷爷亲手植下的。那时的柳家是北海市的首富，柳家马走九州十八县都是吃自家地里的草的，钱庄开得一个又一个，连柳子的太爷爷也数不清。一日，八十四岁的太爷爷把已做了大官的爷爷柳厚德急电召回了家中说：“厚德呀，你量量这堂屋门口和院子里该量的大大小小的门，打副棺材吧。”爷爷吓慌了神，问咋了咋了，太爷爷淡淡一笑，说也没啥，七十三、八十四，阎王不叫自己去，圣人都难过这个坎儿，何况咱凡夫俗人呢？唉！这些日子我看白墙

发黑，手脚也全冰凉了，这是肾气衰竭的征兆啊，大限之日已快到了。爷爷还要说什么，太爷爷就眯了双目，有气无力地躺在太师椅上摆摆手，说：“去吧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”爷爷便慌慌地找人打棺材，那木头是早准备好了的，早就该打了，只是爷爷不愿太爷爷早早去做了亡人，他们柳家的男人都是高寿的。一边打着棺材，爷爷又一边请了风水先生踏墓地。风水先生在柳家的祖坟里看了看，说宝地是宝地，只是应了财运主不了官运，你们家上数五代就出了你这个官吧？爷爷奇怪，问你是怎么知道的？！风水先生指指坟地左面的那道黄土岭，黄土岭多年被雨水冲刷，老坟地就如岭背上冲下的一片鳞甲。风水先生便建议再踏一块墓穴，说有了人才有一切，人创造了财富而不是财富创造了人。爷爷柳厚德不辞劳苦陪着风水先生转悠了三天，终于踏到了槐园这地方。风水先生大喜，说好好好就是这里，指指西面滚滚北去的青河水，又指指东西一条南北贯通的宽宽阔阔的官道，说左青龙右白虎呀，远看此地祥云笼罩瑞雾蒸腾，近看芳草萋萋百鸟来仪，哎呀呀你家要人材辈出了！说着将打通了关节的竹筒插入土中，露出一截竹筒口，半夜里去人查看竟蓄了满满的水。风水先生说：“柳老爷放心吧，不敢吹大了，千里之内没有比这块墓地再好的了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贵府要福慧双至了！”爷爷重重赏了风水先生后，欣喜万分地汇报给了太爷爷。太爷爷听了也没怎么样，淡然地说：“那就看看去吧。”太爷爷就坐了八抬大轿来到这里，下了轿顺手拾起根鲜鲜的柳枝子往地上一插，说：“厚德呀，一家人材辈出不如百家人材辈出啊。北海什么都不缺，就是缺个好书院，咱柳家还是在这里盖个书院吧。什么选墓不选

墓的，在德不在地，还是把我埋在老坟地里和祖宗们做个伴吧。”说完上了轿，掀起帘子，扭头看着刚刚插上的已摇曳在和风日丽中的柳枝子，又说：“书院不要叫柳园，要叫槐园，叫槐园……不是怀念的怀，而是槐树的槐，园是故园的园……”到了家，太爷爷就似完成了一桩很大的心愿，坐在太师椅上笑着笑着就咽了气。

爷爷葬了太爷爷，就调集了柳家的资金，先买下这块二百亩的宝地，又立马破土动工，三年后才建成了这所风光光的槐园学校。过了十多年，朝廷改了门面叫了民国，柳子的爷爷柳厚德紧跟了国民党，也就把柳家的槐园移交给了当地国民政府，后来国民党去了台湾，柳厚德老人却生不见人死未见尸下落不明，学校自然也就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学校。屈指算来，槐园已历经了百年的风风雨雨了，几经了辉煌与衰败，从中曾走出一名状元六位进士十多个举人，以后又走出了若干名人雅士和大大小小的官员，先后有四位在中科院里做过院士。至今，老米的学生还在京城当着大干部呢。

柳子得了暑假的空闲，锁了院门关了窗，把窗帘也拉严了，去了往日里的浮躁静下心来，光脚赤背伏案疾书，连续熬了几个通宵，实在是撑不住了才死死地睡去。睡到上午九点多钟醒来，觉得身上粘粘湿湿很不舒服，就哗哗啦啦地拧开了天井里的水龙头，浑身上下擦洗了一番，听到肚子里叽哩咕噜地叫，才到天井南面的小厨房里找饭吃。饭没找着，看见厨房角上的小瓦罐子，恍然记起学生送来的炒面，便拿了个碗，蹲下身子把手伸进罐子里摸着小瓢，挖出了半瓢炒

面盛了大半碗，又从罐头瓶子里捏上了几捏红糖，提了暖壶就往碗里倒水，一滴也没倒出，才知暖壶早早空了，就苦笑着摇摇头到天井里的水龙头上接了些凉水，端着碗拿着筷子在水龙头边拌拉炒面。拌拉了个差不多，边往屋里走边呼呼噜噜地扒着吃。炒面是小麦、大豆、秫秫粒炒熟了掺在一块磨细的，柳子好吃这一嘴，狼吞虎咽吃得很香，拌得草草的还有些干面，噎得脖子一伸一伸又一伸，喉咙里勾勾叫。走到屋里就将炒面扒完了，又返回身来冲了碗水龙头上的凉水喝了几口，打了个隔，碗也不刷往水龙头边上一放，匆匆忙忙进了屋。刚刚铺展开纸拱起背握了笔要写，就听到有人当当地敲门，柳子以为是学生家长又要来缠着给学生办转学，便没管顾，可是院门外的人停了敲门，又一声高过一声地叫柳校长柳校长，听听是端木大山的声音，才放下笔哎了一声出来开门。

敞开院门，柳子抱歉地对端木笑笑，说：“还以为是别人呢！”端木往里走着说：“来叫了三遍门了。咋？又写东西了。”柳子点点头把门掩上，领着端木往屋里走。端木前脚刚迈进门槛，就被一股浓浓的烟味呛得咳嗽起来，捏着鼻子看看满地的烟蒂巴哎呀哎呀地叫，柳子忙把北面窗户上的帘子拉开，又推开了玻璃窗子。门窗对流进了股清爽的风，端木才松了鼻子上的手，朝沙发里坐下，皱皱眉头，说：“你也要注意下身体。”柳子靠另一只沙发里坐下，啊啊地伸了个懒腰，眼里挤出些泪水，拿手抹着朝端木笑笑，说：“不写东西还好，写起来烟瘾就大起来，一支连了一支。”说着从茶几上摸起盒烟抽出两支，一支递给端木，一支自己叼在了嘴上，先给端木点上再自己点了。端木吸了口烟，慢腾腾

腾地吐着，脸在烟雾缭绕中渐渐冷了下来，看着柳子说：“你大概还不知道……老柳树今夜里死了！”柳子叼着烟惊问：“死了?!”烟就从嘴里吧嗒掉在了地上，扭脸看着端木，弯下腰在地上摸烟，手却捏了烟的火头，烫得吸溜一声缩回手来，直起身子拿脚踩着烟看端木。端木朝柳子重重地点点头，又重重地点点头，才原原本本不紧不慢地把事情说了出来。柳子听得两眼发直，脸白了，汗也淋漓起来，手慌慌的从茶几上拿烟，抽出一支含在嘴唇上抖动，又哆哆嗦嗦点火，啪一声啪一声地摁打火机，打火机偏偏不打火了。端木跟柳子要过打火机轻轻一摁，打火机就啪地一声，呼地蹿出股淡蓝色的火苗。柳子才对了火把烟点着了，猛吸一口，鼻嘴里呼地声喷出些烟雾，又猛吸一口又喷，扑哧扑哧几口就把烟烧到了指头，烧到了指头又不扔掉，还是端木从他的指头里捏了出来，摁灭在烟灰缸里了。柳子浑身一颤儿，在沙发里一起又一起才站了起来，低着头在屋地上一歩一步地踱，从北往门口踱了六步，又从门口往北踱了六步，站下，面对着窗外长长吁出口气，说：“大山兄，槐园又难逃一劫了，这是第四次了吧。”说完喃喃自语：宣统三年，天雨如注七日，清河暴涨决堤，一泻汪洋，冲淹村庄六十又五，死人数，毁田无数，槐园学校之大柳树一夜绿叶谢绝；民国元年枯枝忽发新芽，迎风飘翠无异于昔；民国三十二年，虎狼日寇驱槐园师生，以此为集中营，血雨腥风中槐园之大柳树再次枯死，到槐园师生返校，大柳树渐渐复活，其枯死一年又三月余也；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，谋乱者数十人欲伐大柳树，四周村民闻讯风涌而至，流血护卫大柳树半年之久，其又逃一劫也。

端木是知道这些的，当年他还举着斧头保卫过老柳树的，就说：“这事也是奇了，槐园有难，老柳树就显示征兆的。”柳子回过身来时已经泪水长流了，拿手抹了抹，说：“不知槐园能不能逃出这一劫了。”说完，丧着脸叹口气坐在了床沿儿上。端木安慰道：“不会吧。咱学校好好的，去年撤消了几处中学，又合并了几处，有人造谣说要撤消槐园的，刮了一阵风也就没事了。槐园名气大，谁敢动一指头?!”柳子说：“槐园现今也就只剩下这虚名了，你看……”说着掰着指头嘟嘟：前年槐园没考上一个大学生，去年又是剃了光头，今年刚刚高考完毕也不会太理想的。现在是以升学率衡量一个学校的好坏，一而再再而三地考不出个大学生，上边怎么看，老百姓又怎么看，这真是不堪设想啊！说得端木也叹起气来，搓着两只大手嘟囔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抬头看着柳子，说：“小雪要回来了……”柳子吃了一惊，问：“什么?!”端木说：“这孩子太犟太任性，在省城待得好好的，说调就调回来了。事先连个风儿也不透透？关系都落到区教育局了才说……唉，回来也好，我和你嫂子就这么一个孩子，省得远了挂念。”说完扭头看天井里的日头。柳子唔了声，形容很不自然地扭头往北面的窗外看，极力去平静腾腾跳着的心，说：“……就是……怎么就一点儿信也不知道？……什么时候回来？”端木回过头来说：“今天。”柳子一愣，问：“今天?!”端木点点头站起来，说：“也不说个点，好去火车站接接。”柳子跟着站起来，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张了嘴要说什么却没说，就干咳了两声。端木说要到公路头望望去，就走了出来，柳子也没客套地留他再坐坐，神不守舍机械地跟了端木往外送，到了院门口被

台阶绊了脚，一个趔趄扶住院墙，忽然觉得自己有些失态，红了脸，言不择口地冲着端木的背叫：“你……这就去！”端木以为柳子听说了老柳树的事心绪不好，也没往别处想，扭回头啊啊答应了两声，顺了过道往东又往南去接小雪了。

柳子见端木远远地去了，忙掩了院门，背倚在门上心咚咚地跳，暗暗地叫着小雪呀小雪……双手捂着胸膛大口地喘气，这激情把老柳树枯死引发出的无限惆怅和焦虑冲刷得干干净净了。刚才还想去前院看看老柳树的，可是如今满心里只有了一个小雪。小雪啊小雪，你怎么样了？那长长的睫毛还是依然掩映于如水似雾的眸子里吗？小小的嘴，圆润微翘的下巴，浓浓密密的秀发……柳子愈想小雪，小雪的模样就愈发模糊，最后竟想不起小雪是什么样子了，便倚在门上发呆，也不管外面人来人去的脚步声。直到两肩头被太阳晒得发疼发痒了，才拿手抹抹脸上淌下来的油汗，无精打采地往屋里走，心里乱乱的。刚进了屋，又听到院门被重重地推开，扭回头见厚朴面红耳赤满头大汗咕咚咚跑进天井，在门外猛一步停住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哧呼哧喘了几口粗气，看着柳子说：“老柳树……”柳子忙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厚朴看看柳子，就噢了一声，返身去水龙头边拧开水，弯下腰捧起水扑哧扑哧洗了两把脸，从天井里南北扯着的铁丝上拖下条毛巾，擦着脸上的水，眯眼看着天，说真热真热，擦完了才往屋里走，进了屋低着头瞅瞅满地的烟蒂巴，又看看写字台上的一摞稿纸，问：“写得差不多了吧？”柳子点点头，看着厚朴问：“米老师哪去了？”厚朴嘻了声，说刚刚把老米从传达室弄回来，老米又倒头睡了，好像病了。柳子问：“病了？”厚朴又说：“好像也没病，也许睡睡就没事了。”拿手